

大鶴山人詞話

鄭文焯 著

孫克強 楊傳慶 輯校

南開大學出版社

大鶴山人詞話

鄭文焯 著

孫克強 輯校
楊傳慶

南開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鹤山人词话 / (清) 郑文焯著. —天津: 南开大学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-7-310-03330-0

I. 大… II. 郑… III. 词话(文学)—中国—清后期
IV. I207. 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2607 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肖占鹏

地址: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: 300071

营销部电话: (022)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: (022)23508542 邮购部电话: (022)23502200

*

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8.25 印张 4 插页 399 千字

定价: 48.00 元(精)
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, 电话: (022)23507125

前言

鄭文焯與王鵬運、朱祖謀、況周頤合稱為晚清四大詞人，亦稱清季四大家。清末民初，四大家執詞壇牛耳，影響遍及大江南北。在四大家之中，鄭文焯又極具個性特點。他是著名詞人，又是卓有見識的詞論家，更以詞籍校勘而聞名天下。作為詞人，葉恭綽曾評論：“叔問先生，沈酣百家，擷芳漱潤，一寓於詞，故格調獨高，聲采超異，卓然為一代作家。”^①梁令嫻也說：“叔問舍人，今代詞家第一。”^②作為詞論家，龍榆生曾對其成就給予高度評價：“高密鄭叔問先生（文焯），畢生專力於詞，為近代一大家數。復精聲律，善批評。”^③鄭文焯在晚清諸多詞學家中以精於聲律而著稱，吳梅對此讚賞有加：“叔問于聲律之學，研討最深。所著《詞源斟律》，取舊圖刻表，一一厘正。又就八十四調住字，各注工尺，皆精審可從。”^④鄭文焯又是一位詞籍校勘專家，吳熊和先生曾稱其校《夢窗詞》可與王鵬運、朱祖謀“鼎足而三”。^⑤鄭文焯詞學著述不僅數量豐，而且樣式多，見解獨到深刻，在晚清民初詞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

①《廣篋中詞》，《御選歷代詩餘》附《篋中詞·廣篋中詞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，第640頁。

②《藝衡館詞選》丁卷，《藝衡館詞選》，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，第259頁。

③《詞話叢編》，中華書局1986年，第4319頁。

④《詞學通論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，第140頁。

⑤《鄭文焯批校夢窗詞》，《吳熊和詞學論集》，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，第304頁。

一、生平和著述

（一）生平和詞創作

鄭文焯（1856—1918），字俊臣，號小坡，又號叔問、瘦碧、冷紅詞客、鶴道人、大鶴山人，奉天鐵嶺（今遼寧）人。九世祖國安於清開國時從龍有功，晉贈振威將軍，編入正白旗漢軍籍，後循旗俗，以名為姓，故後又有文叔問、文小坡之稱。應會試時，冠本姓入試，復漢姓，稱鄭文焯。又以祖籍為漢北海郡高密縣通德里，為鄭玄之後裔，故史料又稱鄭為高密鄭叔問。父瑛榮，字蘭坡，世稱蘭坡先生，曆官河南布政使、兵部侍郎、陝西布政使、陝西巡撫、山西按察使，富鑒藏，工金石書畫，能詩。母李氏。鄭文焯有兄弟四人：文煥、文炳、文燮、文炘；有一妹，名貞儀。鄭文焯幼即隨父宦游，濡染家學，加以天資卓絕，少時即能詩善畫。光緒元年（1875）應順天鄉試恩科，中式舉人，光緒三年（1877）春，應會試不第。六年（1880）江蘇巡撫吳元炳邀入幕府，遂攜妻張宜人赴蘇州，卜居喬司空巷潘氏壺園。此後鄭文焯曾七度赴京應會試，兩度應恩科會試，皆不售。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補行辛丑會試，鄭以七試都堂不售，絕意進取，自鑄“江南退士”印，卒不赴試。鄭氏屢試不第，幽居姑蘇，公務之暇，暢遊山水，結社聯吟，致力於詩詞書畫、金石醫術。辛亥革命後，鄭文焯以遺老自命，鬻畫行醫自給，拒絕清史館於北京大學金石學科主任之聘，故而晚境窘困。1918年二月，因悼妻過於悲傷，精神失常，發病而逝，時年六十三歲。戴正誠有《鄭叔問先生年譜》，記述鄭

氏生平最為詳盡。

鄭文焯名列清末四大詞人，在當時詞名甚盛。鄭文焯幼時不喜作詞，而是將大量精力用於詩歌創作。年近而立，方才專心於詞，在此後近三十年的時間裏，鄭文焯創作了豐富的詞作，其詞集按照時間前後分別刊行，計有：《瘦碧詞》二卷、《冷紅詞》四卷、《比竹餘音》四卷、《苕雅餘集》一卷、自定本《樵風樂府》九卷。此外，龍榆生又輯刊鄭氏刪落詞若干首，命名《大鶴山房未刊詞》，刊於《同聲月刊》第一卷第五、六、七號。除以上刻本外，今存鄭文焯數種詞集稿本，分別為：《瘦碧詩詞稿》不分卷、《冷紅詞》四卷、《樵風樂府》不分卷、《比竹餘音》四卷、《苕雅》四卷、《餘集》一卷、《苕華詩餘》一卷、《餘集補遺》一卷，與前述各同名刻本多有不同。下面結合各個時期詞集簡述其創作情況。

第一，《瘦碧詞》時期。此期約自光緒十二年丙戌至十四年戊子（1886—1888），《瘦碧詞》二卷，詞作六十七首。鄭文焯自稱這一時期“為詞實自丙戌歲（1886）始，入手即愛白石騷雅”，“自乙酉、丙戌之年，余舉詞社於吳，即專以聯句和姜詞為程課。”^①此期大鶴先後主持壺園、鷗隱詞社，與易順鼎、張祥齡等和姜詞聯句，可見他作詞之始即把姜夔作為其規摹對象。這一時期其創作主要以吳中紀游寫景為主，尋山水之勝，詞境清靈。

第二，《冷紅詞》時期。此期約自光緒十五年己丑至光緒二十二年丙申（1889—1896），《冷紅詞》四卷，詞作一百四十五首。“冷紅”之名，據鄭文焯的學生張爾田解釋：“小坡方

① 《寄張孟劬書》，見《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》，《詞話叢編》中華書局1986年，第4331、4229頁。

有‘比紅’之賦，即所謂侍兒紅冰是也。後遂歸於小坡，乃于剪金橋葡萄西樓以貯之。《冷紅詞》一卷，大半詠此。”^①可知此集之名源於其侍兒之名。《冷紅詞》中多小令，詞中著力抒寫對紅冰的眷戀之情，多為《花間》格調，又頗具小晏風流，含蓄婉麗。《冷紅詞》時期，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，這一關乎國運的戰爭震動了鄭文焯的心靈，雖然身處下僚，但心存魏闕，其〔鶯啼序〕《甲午仲秋與張祥齡舟中聯句》及《登北固樓感事和夢窗韻》二詞即是關涉這一重大事件的史詞之作。在詞中，詞人表達了對國運的隱憂，也透露出身逢國難而浪跡江關的無奈。

第三，《比竹餘音》時期。此期自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至二十七年辛丑（1897—1901），《比竹餘音》四卷，詞作一百六十二首。這一時期，鄭文焯親歷了清季兩件重大歷史事件：戊戌政變（1898）與庚子國變（1900）。因而此時創作的最重大變化就是緊密聯繫歷史事件，創作了在詞史上堪稱史詞典範的作品。戊戌年春，鄭文焯進京應會試，王鵬運此時主持咫村詞社，邀大鶴入社。本年八月六日慈禧囚禁光緒帝於瀛台，獨掌朝政，並捕殺主張維新的帝黨人員。十三日，譚嗣同、劉光第等六君子被殺，大鶴聞噩耗，感憤創作了〔月下笛〕一詞，此詞實寫所聞慘劇史實，將光緒囚禁瀛台、袁世凱出賣維新帝黨、六君子被殺諸史寫入詞中，以詞寫史，抒發了作為傾向維新的士人於此政變的悲憤心情。另有〔鶯啼序〕《秋感和夢窗豐樂樓韻》也是影射戊戌政變之詞，國事日壞而不見有振衰之兆，詞人憤懣之餘，更多的是無奈。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慈禧挾持光緒出逃西安。此時，大鶴與身在京

① 《近代詞人逸事》，《詞話叢編》，第4368頁。

師的王鵬運、朱祖謀時通音訊，互寄詞作，以時事入詞，以詞寫心。（謁金門）三首寫光緒出逃，充滿了對現實的憂慮和對君王的掛念。（賀新郎）詞涉及了列強劫掠文物，李鴻章、劉坤一等人所為“東南互保”，慈禧殺害主和官員袁昶、許景澄等歷史史實，表達了對亡國危機的擔憂、對列強暴行的憤慨。

（楊柳枝）諸闕則又將庚子國變中的一出宮廷慘劇珍妃墜井納於筆端。鄭文焯戊戌、庚子史詞多涉史實，含蓄深婉，餘韻悠長。

第四，《苕雅舊稿》、《苕雅餘集》時期。此期約自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至民國四年（1902—1915），《苕雅舊稿》四卷、《苕雅餘集》一卷。“苕雅”，典出《詩經·小雅·苕之華》，鄭文焯加以說明：“今擬題拙詞第四集曰《苕華》，以見閔時之義。”此期創作多閔時之音，以傷春悲秋為題材，將個人遭際與國勢頹變結合在一起，傳達出濃重的哀思。大鶴此期雖不乏老于林泉的閒適幽澹之作，但是主旨乃是在紀游懷古中嵌入自我身世，又把它與末世亂離之感融合，情感糾結，深摯感人。

民國之後鄭文焯較少作詞，偶爾作詞表達的儘是故國覆沒的悲哀。鄭文焯堅守遺老的操守，寧可忍受饑困而不就新政權之職位，終於在貧病中逝去。

（二）詞學著述

鄭文焯學問宏博，涉獵甚廣。下面分詞學著述和詞學之外著述分別介紹。

鄭文焯終身致力於詞學，詞學著述非常豐富，在清代詞學家中是數一數二的。其生前曾整理刊刻《大鶴山房全書》，收入了部分詞學文獻，如《詞源斟律》、《絕妙好詞校錄》等；龍

榆生彙編《大鶴山人詞話》（原載《詞學季刊》一卷三號，後收入唐圭璋《詞話叢編》）是此前所見鄭氏最集中的詞學文獻，其內容分為正編一種：《東坡樂府》批語；附錄四種：（一）《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》，（二）《大鶴山人詞集跋尾》，（三）《大鶴山人論詞遺札》，（四）《大鶴先生手札匯鈔》。總括起來，龍沐勳先生所彙集的材料有三類：詞籍批語、論詞書札、詞集跋尾。應該說相比鄭文焯數量巨大的詞學文獻，龍沐勳所彙集的文獻實在太少，正如龍沐勳在發表《大鶴山人詞話》時所加小記所說：“高密鄭叔問先生（文焯）畢生專力於詞，為近代一大家數，復精聲律，善批評。凡前人詞集經先生批校者，散在海內藏家，不可指數。”^①從今天已經發現的鄭文焯的詞學文獻來看，龍氏《大鶴山人詞話》所收闕漏甚多。鄭文焯沒有清人最常見的詞話著作，現存的鄭文焯的詞學理論文獻可分四大類：詞籍批語、論詞書札、詞籍序跋和屬於校勘學的詞籍校錄，此外，還有一些零星散見的論詞語錄。下面分類予以介紹。

1. 詞籍批語

批校詞籍是鄭文焯詞學研究的重要內容，也是其詞學理論主張的主要載體。鄭文焯在詞籍上的批語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：一是版本校勘，音律、文字校訂；二是詞人生平、詞作典故考證，詞藝鑒賞以及有關思想意格評論。鄭文焯曾批校詞籍數十種，筆耕不輟，今存或見於引錄的鄭氏批校詞籍有：《花間集》、《唐五代詞選》、《樂章集》、《東坡樂府》、《清真集》（《片玉詞》）、《白石道人歌曲》、《夢窗詞》、《半塘已稿·校夢龕集已亥》。除了對古今人的詞籍進行批校之外，鄭文焯還評論自己的詞作，題為“自評所作詞”，是對鄭氏詞作最可靠的解析。

① 《大鶴山人詞話》卷首語，《詞學季刊》第一卷第三號。

鄭文焯批校詞籍有三個重要特點值得注意：一是在一種詞籍上反復批校，且歷時多年，如其批校《夢窗詞》，從其寫於詞集上的時間可以得知，已歷時十餘年。二是對同一詞人詞籍往往選用不同版本，各有批校，如對周邦彥的詞集《清真集》、《片玉集》的批校，現今我們可以見到的鄭氏批本就有五種之多。三是批校的詞籍數量多。除了以上介紹的，還有一些僅見記述或引錄，列舉如下。

(1)《校〈金荃集〉》。鄭文焯致朱祖謀書云：“自後《古今詞話》之誤以〔春曉曲〕為〔玉樓春〕，《全唐詩》附載又屢入袁國傳之〔菩薩蠻〕。下走曩作《金荃詞考略》，已深切著明，是淥飲所謂溫詞只十三首，未足徵信。……拙纂《考略》亦足多也。究之斟酌定之學，後起者洵易為功。”^①又云：“又近考《金荃詞》及毛熙震、歐陽炯三家詞，見於《花間集》者並完帙，非選家節取例也，似發人所未發。倘滬友意在闡明斯集大旨，有取於拙議，得附篇末以傳，亦云幸已。”^②張爾田《與龍榆生言鄭叔問遺札書》云：“叔問尚有考證《金荃集》一長跋，寫於卷紙，未裝裱，亦為□□借去，又不知落入誰手矣。”^③可見，鄭文焯曾批校《金荃集》，且用功不淺，所得亦甚夥，只是稿已亡佚。

(2)《方千里〈和清真詞〉校》、《楊澤民〈和清真詞〉校》。見《大鶴山人遺著·校本宋元人詞目·石芝西堪校本》所記。國家圖書館藏江標輯《宋元名家詞十五種》本有鄭文焯校並跋。又國家圖書館藏清趙氏小山堂鈔本有鄭文焯校。上海圖書

①《鄭文焯致朱祖謀書》，黃墨谷輯錄《〈詞林翰藻〉殘璧遺珠》，《詞學》第七輯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，第216頁。

②《致彊村書》，《大鶴先生手札彙鈔》，《詞話叢編》，第4355頁。

③《詞學季刊》第一卷第三號，第186頁。

館藏其校《和清真詞》一卷，附錄校記一卷。

(3)《陳允平〈日湖漁唱〉附〈西麓繼周集〉校》。鄭文焯《大鶴山人遺著·校本宋元人詞目·石芝西堪校本》記云：

“《補遺》、《續補遺》各一卷，皆和周詞，校以方、楊和作，其數為九十四首，與千里同，較澤民多其二，據元巾箱本分類體考之，方、楊專和四時、單題兩類，君衡兼和。雜賦類中之詞尚有〔垂楊〕、〔選冠子〕、〔琴調相思引〕、〔瑞鶴仙〕四首，非和清真，均當為西麓自作，而誤入此卷，必非《繼周集》中原編可知，由此觀之西麓次第當與方、楊相符，秦刻孱亂，且于和周作未詳，忽云次清真，忽云和美成，編次無法，萬不足據，當以《西麓繼周集》為和均定本。”^①吳昌綬雙照樓鈔本《西麓繼周集》跋云：“此據何夢華原本過錄，寫手雖拙，然無一筆不依舊式。茲先就顯然錯誤者改正，又據秦刻記其異字。秦乃從《歷代詩餘》輯出，多有改字，不足深校。惟間有兩可者記俟酌定，草草一過，求漚、鶴兩師（按：朱祖謀與鄭文焯）指正。”^②鄭文焯在致朱祖謀書中亦云及校《西麓繼周集》一事，其云：“昨甘遜書來，並見近鈔《西麓繼周集》，其詞既不工，於律復多出入，竟無稍裨後學，而甘遜校列簡眉，亦失之疏漏為多，已隨筆改正，嫌於老草。俟斟竟就正有道何如？”^③結合二人所說可知，鄭校底本為吳昌綬據何夢華鈔本的過錄本，鄭在吳校基礎上再校，並云校後就正朱祖謀。另，鄭文焯與朱祖謀合校過《西麓繼周集》，文字豐富，校本吳湖帆藏，其圖影見《詞學季刊》第三卷第三號，二人校本今未

① 《大鶴山人遺著》，《青鶴》第二卷第十九期。

② 蔣哲倫、楊萬里《唐宋詞書錄》，嶽麓書社2007年，第547頁。

③ 《鄭文焯致朱古微書》，戴正誠輯、黃墨谷錄《大鶴先生手札彙鈔》，《詞學》第六輯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，第74頁。

得寓目。

今上海圖書館藏有鄭文焯、吳昌綬校陳允平詞三種，分別為鈔本《〈日湖漁唱〉一卷〈西麓繼周集〉一卷》、鈔本《日湖漁唱》一卷（《彊村叢書》底本）、何夢華鈔本《西麓繼周集》一卷（《彊村叢書》底本）。^①

（4）《手校〈宋六十家詞〉》。龍榆生云：“長沙方叔章先生，曩年於廠肆得大鶴手校《宋六十家詞》，丹黃殆遍。”^②今僅見龍氏輯《大鶴山人詞集跋尾》中數篇跋文。

（5）《批點〈詞腴〉》。《詞腴》為清人黃承勳所輯的一部歷代詞選，鄭文焯曾對此詞選有過批點，黃進德《唐五代詞選》曾引錄批語二則。今國家圖書館藏有是書，惜未得寓目。

除批校上述詞籍外，今天尚可見到鄭氏批校其他詞籍的相關著錄，如《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》記張先《安陸集》有“朱祖謀、鄭文焯校本”，蔣捷《竹山詞》有“鄭文焯批校本”，張炎《詞源》有“鄭文焯批校本”^③等，惜已無處查詢。

2. 論詞書札

鄭文焯為晚清著名詞人和詞學大師，與詞壇時賢王鵬運、陳銳、朱祖謀、張爾田、夏敬觀等詞壇名家多有書札往來，其中大量文字討論詞學問題，是考察詞壇交往、反映詞學思想的重要文獻。這些書札數量不少，但是多有散佚，今將可見部分略述如下：

① 見蔣哲倫、楊萬里《唐宋詞書錄》，嶽麓書社2007年，第544、545頁。

② 龍榆生《大鶴山人詞集跋尾》，《詞話叢編》，第4340頁。

③ 邵懿辰撰、邵章續錄《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，第941頁、953頁、960頁。

與張爾田^①書九則、與夏敬觀^②書六十五則、與朱祖謀^③書七十八則、與王鵬運^④書一則、與吳昌綬^⑤書三則、與陳銳^⑥論詞書一則、與劉炳照^⑦書一則、與程涪^⑧書四則。

3. 詞籍序跋

序跋是文學批評理論的主要形式之一，清代詞學中序跋的作用也非常重要，許多重要的詞學理論主張和批評爭論是用序跋的形式發表的，因而詞籍序跋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，如朱彝尊的《詞綜·發凡》、張惠言的《詞選序》，即為典型代表。今能夠看到的鄭文焯所作詞集序跋有十餘篇，一是手校《宋六十家詞》的跋語，計十一種：《溫飛卿詞集考》、《四印齋本花間集跋》、《夢窗詞跋一》、《夢窗詞跋二》、《蛾術詞選跋一》、《蛾術詞選跋二》、《六一詞跋》、《東坡詞跋》、《小山詞跋》、《放翁詞跋》、《片玉詞跋》（龍沐勳輯 原載《詞學季刊》一卷三號、二卷三號，後收入《詞話叢編》，為《大鶴山人詞話》附錄），內容主要評論唐宋詞人詞作的特色和價值。此外還有《西麓繼周集》、《白石詩詞合集》、《瘦碧詞自敘》、《詞錄序》和《跋》、《西園連唱集序》、《半塘丁稿題記》，鄭氏許多重要的詞學思

① 張爾田，一名采田，字孟劬，號遜齋，浙江錢塘（今杭州）人。曾奉教于鄭文焯、朱祖謀。

② 夏敬觀，字劍丞，號映庵，江西新建人。工詩詞。

③ 朱祖謀，又名朱孝臧，字古微，號滙尹，又號彊村，浙江歸安（今湖州）人。清季民國著名詞人，晚清四大家之一。

④ 王鵬運，字幼霞，號半塘，廣西臨桂（今桂林）人。清季著名詞人，晚清四大家之一。

⑤ 吳昌綬，字伯宛，號松鄰，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鄭文焯好友，著名刻書家，曾為鄭刊刻《樵風樂府》。

⑥ 陳銳，字伯弢，號衰碧，湖南武陵（今常德）人。論詞見推于鄭文焯、朱祖謀，著有《衰碧齋詞話》。

⑦ 劉炳照，字光珊，號語石，江蘇陽湖人。著有《留雲借月齋詞》。

⑧ 程涪，字白葭，號葭深居士。江蘇武進（今常州）人。善詩、書、印。

想出於其序跋。

4. 校議錄要斟律

所謂校議、錄要，是指詞集校語的彙編，與校訂詞集的批語不同。批語是散見於詞集的各處：卷首、卷尾、眉批、夾批，而校議、錄要則是將有關校訂的文字整理彙集，分條編輯，更具條理性，也更為集中明了，實為該種詞集校訂的文字總結，屬於校勘學的著作。鄭氏此類著作分述如下。

(1)《〈清真居士年譜〉校記》。乃為校陳思撰《清真居士年譜》而作，其內容主要是根據《宋史》、《浩然齋雅談》、《耆舊續聞》、《能改齋漫錄》等史傳或筆記小說考訂與評述周邦彥的生平事蹟等問題。

(2)《夢窗詞校議》。本為鄭文焯批校《夢窗詞》的一部分，後單刻，收入張壽鏞編《四明叢書》第一集（1932）。此書上卷以明朱存理《鐵網珊瑚》本所收夢窗詞手寫稿十六闕校正諸刻誤處。下卷及補錄部分主要指出諸刻形近、音近、意近導致的訛誤類型，又有詞作評論、典事考證的內容等。

(3)《詞源斟律》。光緒十六年（1890）刊行，有潘祖蔭敘及鄭文焯自敘，後收入《大鶴山房全書》。是書本之《詞源》，但多引史料或駁正，或充實，鄭氏云：“曩嘗博徵唐宋樂紀，及管色八十四調，求之三年，方稍悟樂祖微眇，悉取《詞源》之言律者，銳意箋釋，斟若畫一。”^①鄭文焯對《詞源斟律》非常自信，他說：“其間《詞源》一書，與江都秦刻戈校本踳駁無異，是書終當以余刻《詞源斟律》為善本。蓋校者只知於詞中求之，不能徵據宋燕樂舊譜，研究音拍，博考雅俗八十四調，證以《樂志》，將並其譜字亦不可識，遑論聲律。《提要》

① 《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》，《詞話叢編》，第4329～4330頁。

所謂如西域旁行斜上字者，安知數百年後無懸解之士？如戈氏以知律自命，乃於《詞源》《律呂隔八相生》及《陰陽損益》二圖，原鈔訛脫處全未補校，古今譜字孱亂幾不可緒正，誠以余所斟訂本一一考之，識者當有以別白之矣。余於是書孤學功苦，十年心得，始自信理董稍稍就緒，秩然可觀。”^①

(4)《絕妙好詞校錄》一卷。光緒二十二年丙申（1896）刊行，後收入《大鶴山房全書》中。鄭氏《前言》肯定《絕妙好詞》為南宋高制，而又訛誤甚多，故須加以校釋，此交代校錄之由；《後記》對《絕妙好詞》版本流傳簡單考述。校錄內容涉及考訂文字、聲律，以及典故考釋等。

(5)《絕妙好詞旁證》一卷《校錄》一卷。大鶴稿本，藏國家圖書館。《旁證》批校語二十餘則，內容與《絕妙好詞校錄》相同，但順序不同，應為《校錄》的初稿。《校錄》一卷即為刊行《絕妙好詞校錄》的稿本。

(6)《清真詞校後錄要》一卷。附於《大鶴仙人校刊〈清真詞〉》卷末。內容考證“清真”、“片玉”之名的源流，《清真集》的體例，以及周邦彥的生平事跡等問題。

除了以上已經刊行並保存至今的校勘著作，鄭文焯還有一些此類著述，或已散佚，或本只是計劃，並未成書。分述如下：

《〈白石歌曲編年錄〉附〈補調訂訛〉一卷》。據戴正誠《鄭叔問先生年譜》所記：“先生自寫所著書目，有《白石歌曲編年錄》，附《補調訂訛》一卷。其庚子刊行《清真詞校後錄要》亦云：‘曩嘗取《白石詞》為之編年補傳，以其詞敘自注歲月，旁徵宋元說部，事蹟易於考見。’似曾成書，惜稿佚，不能與

^① 《大鶴山人遺著》，《青鶴》第二卷第七期。

所校《絕妙好詞》、《清真集》並傳耳。”^①

《宋名家壽詞集錄》。鄭文焯《大鶴山人遺著·校本宋元人詞目·石芝西堪校本》記云：“玉田《詞源》云：‘難莫難於壽詞，倘盡言富貴則塵俗，盡言功名則諛佞，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。當總此三者而為之，無俗忌之辭，不失其壽可也。松椿、龜鶴有所不免，卻要融化字面，語意新奇，近代陳西麓所作本制平正，亦有佳者。’今秦刻《日湖漁唱》載其壽詞一類，凡十九首，蓋是舊編，如玉田所稱者。張輯《清江漁唱》一卷，亦盡屬壽詞，《夢窗甲乙稿》中，頗有壽朝貴之作，當時必以為別構一格，故玉田述其難工，宋人詞集所具甚夥，擬合諸家校錄一編，以備詞苑之英譚，亦屬倚聲之別墨耳。”^②鄭氏擬輯錄宋人壽詞一編加以校錄，由所云可知是書未有完成。

《燕樂甄微》。鄭文焯《大鶴山人遺著》記云：“余論樂諸說，畢載所撰《燕樂甄微》，未及全梓，茲略舉一二，附記於此，以言知律，蓋亦寡已。”^③可知是書未刊，稿今已不見。

《詞學甄微》。鄭文焯《瘦碧詞序》云：“復舉所得者著《詞學甄微》一書，造耑宏肆，足為樂書補亡。將整比而問世，以卷帙之富，靳於力，未果也。”^④此書或即上述《燕樂甄微》。

以上四類是鄭文焯詞學文獻的主要內容，除此之外，鄭文焯還有一些詞學目錄或詞選編撰計劃。亦作介紹如下：

《詞錄徵存》。戴正誠《鄭叔問先生年譜》中記云：“嘗見先生《詞錄徵存》鈔本，將來可刊專書，試錄二則，以窺一

① 《同聲月刊》第二卷第一號。

② 《青鶴》第二卷第二十三期。

③ 《青鶴》第二卷第七期。

④ 《瘦碧詞序》，《瘦碧詞》，蘇州振興書社民國六年（1917）重刻本。

斑。”^①是編為鄭文焯關於詞學目錄、版本方面的文獻，鄭氏去世後，由其婿戴正誠輯錄整理，發表於《青鶴》雜誌，題為“大鶴山人遺著”，署長白鄭文焯稿。戴氏於篇首題云：“是編類鈔詞目，注其已刻未刻，並考訂其版本源流，足備詞學家之參考，與刊行《南獻遺徵》一書皆為先生關於目錄學之佳制焉。”所錄有《南詞》總目、《汲古閣未刻詞目》、《詞集古刻錄略》等，頗具詞學文獻價值。

《石芝西堪宋十二家詞選》。是本為鄭文焯擬編的一部詞選，分令、慢兩部分，十二位詞人已經選出，小令五家，分別為：晏殊《珠玉詞》、歐陽修《六一詞》、張先《安陸集》、晏幾道《小山樂府》、秦觀《淮海詞》；慢曲七家，分別為：柳永《樂章集》、周邦彥《清真集》、蘇軾《東坡樂府》、辛棄疾《稼軒長短句》、吳文英《夢窗詞》、姜夔《白石道人歌曲》、賀鑄《東山寓聲樂府》。其中選柳永、蘇軾二家詞已有細目，其餘各家選目未能列出。是書至鄭氏卒前尚未告竣，只是列出概貌附於《夢窗詞校議定本》，後龍榆生錄其寫目入《忍寒廬零拾》，刊於《詞學季刊》。^②

《律呂古義》、《燕樂字譜考·附：管色應律圖》、《五聲二變說》、《白石歌曲補調》、《詞韻訂》、《曲名考原》。上述諸書稿，鄭文焯《瘦碧詞自敘》云：“余幼嗜音，嘗於琴中得管呂論律本之旨。比年雕琢小詞，自喜清異，而苦不能歌。乃大索陳編，按之樂色，窮神研核，始明夫管弦聲數之異同，古今條理之純駁，雜連筆之於書，曰《律呂古義》、曰《燕樂字譜考·附：管色應律圖》、曰《五聲二變說》、曰《白石歌曲補調》、

① 《鄭叔問先生年譜》，《同聲月刊》第二卷第三號。

② 《詞學季刊》第一卷第二號，第130、198頁。